

精里初集抄

二

番外書冊

一〇冊	一三架	二八函	一八四〇七號	和書門類
-----	-----	-----	--------	------

二〇六函	一〇冊	一八四〇七號	和書類
------	-----	--------	-----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407
冊數	10 (2)
函號	206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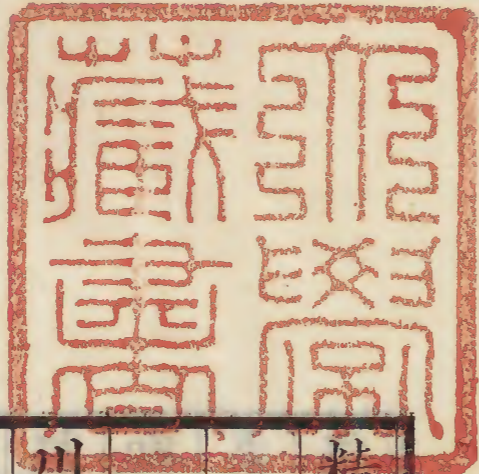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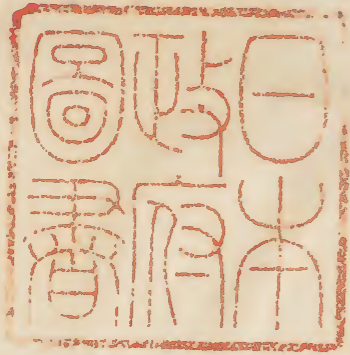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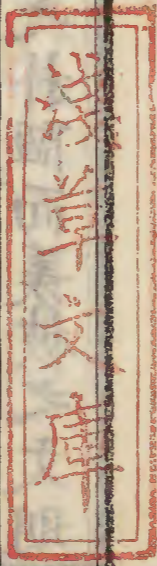


精里初集抄卷二

記

川窪學舍記

川窪宗室神代氏食邑也。神代氏嘗使其邑子弟就廢寺講業。數年益進。乃相地構屋二十楹。以為講習之所。傍設演武場。以肄劔槍。齋舍庖福悉具。費取內儲。民不知役。落其成。實寬政癸丑正月也。而徵記於牒。古人之學。倫理而已矣。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已。何謂理。親義別序信是已。是人之命於天。而具於心者。未嘗有古今彼此之異。學焉而求得。



精里初集抄卷二

諸已。謂之正學。學而不正。何補於倫理哉。漢土三代之時。王侯之都。以至鄉黨州閭。皆設學教。以倫理而賓興之。漢魏以降。逮於明清。學有邪正。世亦汗隆。而願治之主。以教學為先。府州縣邑。學校相望。美士俊材。是育是取。本邦王化之盛。轂下有大學。有五學。每州有黌庠之設。略同漢土。中更變故。首善之地。弦歌聲歇。亡論諸州。方今昇平二百年。文風大扇。國學既初。巨室承流。封內小學。通十餘所。斯文之運。否極泰來。其庶幾乎。邦人之為學。苦語言文字之異路。恨遷舉作成之無方。未嘗不歎我之朴陋。而羨彼之文明。

遂疑古今彼此不相及也。噫。彼漢魏以下之學。豈皆得其正耶。及其設科取士。則巧文麗辭。博覽雄辯。雖若不可企及。而或以講道之學。為射利之資。無補倫理。適以傷之。故士或不肯治舉業。則傳以為美事。學政倫理。逕庭乃爾。邦俗之朴陋。固不可望彼之文明。然士有常祿之養。廉而無科業之奪志。於古之學。孰遠孰近。未可知也。何歎於此。而羨於彼哉。夫務實者。不求人譽。脩身者。不求人用。自有國家者。言之。則務實者。吾將譽之。脩身者。吾將用之。用之。則競利之心。易萌。譽之。則求名之意。易動。所謂有常祿之養。廉而

無科舉之奪志者。未足專恃也。學者為己為人。之辨。正在於此。而正學否。泰。係焉。然則其所以異。不在古今彼此。而在方寸邪正之間矣。所當精察而深戒也。

三日集清陰亭記

三月三日。與諸友會于清陰亭。實為寬政癸丑之歲。各賦詩一章。而屬記於樸。蘭亭脩禊。歲在癸丑。今邇而數之。得癸丑二十有四。得歲一千四百四十。王右軍之記。嘆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知後人之有感於其文。然蘭亭之勝集。得右軍記之。赫奕宇宙。苟目識一丁者。莫不寶其蹟。而群公之詩。脩禊之圖。附麗摹

刻。以傳于世。今閱之者。若目擊其風韻於清流激湍之次。忘其隔千歲之久。萬里之遠。何其盛也。清陰之亭。在府治之下。會不過十人。庭不過數畝。又使詞翰之拙。如樸者記之。徒可以糊紙窓。覆醬甌。既不足以追晉賢之游。亦無以備後人之覽。是為愧已。然永和之時。中原陸沈。王室偏安於江左。故群賢流離奔竄之餘。有蘭亭之會。在蘭亭則為奇遇。在群賢則為不幸。方今海內承平二百年。文化大興。翰屏之邦。士庶彬彬。佳節徵逐。不出鄉鄰。而有斯勝集。一觴一咏。亦得俯仰今古。以暢襟懷。不亦幸乎。諸友攜藻刺。意多

精異錄卷之六
三
可傳者。蘭亭之詩與圖。皆顧右軍之記。以傳天下後世。今詞翰之拙。若此記者。反將託諸友之作。以免為糊窓覆瓿之用。抑亦幸矣。於是乎書。

西峯院得海舟記

西峯院在府治之北。可眺野而望山。歲二月。余與諸子出而過焉。階前有朽船。身長丈許。其材楠。其腹剝。即今南海漁舸。號全木者。其底斤削痕隱然。院主迎謂余曰。此昨撈池淤所得。先是門外溝斷出泥尺。偶因課園丁浚池。疑其有異。并力拔之。頭尾如敗絮者。隨手剝落。此其餘也。中載羸蟻。欲濯去泥塗。則渙然

冰釋。不可收拾。凡物理土中。久而難滅。一見風日。即壞。固其所也。獨幸此舟之僅存。蓋聞上古本邑大抵皆海。而有三島。屹如底柱。院其一焉。院所奉佛像。乃當時隨潮到岸。姓大島某得之。廟而事之。環院數十里。穿地尋常。即鹵沙。其下海泥活活。蠟殼如積。水齧不可以井。但三島地。闕至黃泉。皆黃土。足以證所傳之非妄矣。然間以語人。或信或否。今得此。則夏蟲坎蛙之見。庶乎發矇。請為我記之。余於是。有桑滄陵谷之感。慨然久之。余遐覽宇宙。自剝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以至今日。歲月悠遠。巧曆之所不能舉。本

州北限山足南薄漲海其間平原沃野絕長補短殆方百里而府治當中原其始則海潮之淼茫者不知幾世幾年澱淤積累尺斥丈拓到於如此也又嘗考諸野乘如城南有日本武命所泊及下錨今皆香火焉其佗如蠺久之以牡蠺得名鯖岡之以青魚為號唐船山之維纜濠江祠之船板此類不遑枚舉今也按其地隔海壖率二三十里其所傳雖不可盡信亦焉得盡廢乎竊疑邑名以島以島以瀨初皆據實而名之俗稱平行為洋田亦恐因其故也并此數者證之院主所謂古昔大抵皆海云者非妄而平原沃野

殆方百里者亦大抵皆海也此在混沌初闢之後未有文字之時固無可徵者余嘗登海岸觀二百年來斥鹵為田者蓋無幾而每歲颶汛屢被決溢之患稅額至輕由此推之雖二百年之數不足以生平田沃野殆方百里之地章章也俗傳源為朝造全木船蓋非也上古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後世因之加鉅加巧古制終泯泥海所便獨存遺法耳然日本與漢土大洋限焉舟之未創固不可飛越而其涉之必用裁船大舶非全木所能航乃知全木之制在未與彼通之時吾所謂聖人蓋非易所指矣國史

載二神流煙子以磐樟舟滿而刳者。蓋古制也。而不
 詳誰創。豈與易所指同工者耶。抑舟楫民生自然之
 大用。有此海。斯有此舟。天之開物。有不必待聖人者
 邪。嗟乎吾人。世世長身育子於府治之下。此向之波
 濤浩瀚而潏潏者也。城郭屋廬之稠密。此向之蜃氣
 樓閣也。生齒之蕃庶。此向之蟲蝦魚鼈之游泳也。竹
 樹之蔥蒨。此向之萍藻陟釐之泛浮也。而規規然患
 其失得。死而後已者。可以自警也歟。夫一舟材之壽
 而閱世悠遠如此。滄桑陵谷之變。已不可考。則窮元
 會運世之數。其間變化竟如何也。使余所記幸不泯

滅。則過此以往。幾千萬歲之後。猶有可考。讀者將有
 感於斯文。得之實天。明戊申二月初二日。院主某上
 人。

遊大興寺記

大凡物。人之有而無於已。則可假焉。以濟其用。假而
 用之。必有敝毀。故假之。或得。或否。得之。可暫。而不可
 久。於是乎有貧窶之絕之歎。而生健羨營購之心。獨
 園池之賞。則異乎是。水石也。草木也。形而不待彫鏤。
 音而不由考擊。色而不出染塗者。孰非天功乎。目也
 耳也。以虛為用。虛與天相。不觸以實。雖留連弄玩

極意模寫。而無損乎毫毛。人之於勝。山海之民。易地而嬉。以故者可厭。而新者可悅也。未幾而新遂為故。則莫非可厭。唯其暫且無損也。以假諸人。自非法礙。而事妨。未嘗有不得者。方其得之也。新於我。而故於彼。彼已厭之。我方悅之。而忘其為假也。余耳大興寺之勝。以森生為媒。媒而假之。得矣。寺在郭北數里。境素佳。前寺主拓而賣之。以為誘俗募緣之資。種樹鑿池。累土開徑。繞寺一匝有半。乃得故徑。屈折陂陀。翳蔥蒨。而沿滉漾。位置向背。隨處成趣。俯檻而聽焉。則循砌之水。之注於池。濺濺漉漉。然如溪湍聲。坐堂而

矚焉。則幽禽之婆娑。野雲之搖曳。皆在鏡中。水底之天。倒植之樹。真幻相映。陟高而眺焉。則麥苗菜花。黃綠繡錯。獻奇於斯。山之濃淡高低。繚繞而拱揖於斯。同游數十人。詩以狀之。琯以韻之。詫以為超曠幽奇。無雙之境。欣然樂而忘歸。寺多石佛。水石草木之間。跣趺相望。頗累人目。使境減價。同游或病之。余謂此浮屠有也。其拓而賣之。特為誘俗募緣之資。不為騷人雅客謀。何得而尤焉。然所謂厭其故者。嘗悅其新者也。彼其設水石草木。以誘俗募緣。未嘗自享之。以悅其性情。則其棄而不有也久矣。今有騷人雅客。享

而悅之。雖曰假之。無所乎遠。是所既已。嗟乎水石草木之勝。彼惡知其非有也。

清音亭記

折楊皇考。繁絃急管之音。里耳之所悅。而滛蕩心志。終於亂亡矣。獨大音之希聲。一唱而三嘆。若無可嗜者。而真樂存焉。方今之世。咸英韶濩之音已絕響。而鄭衛啁哳。沸於城野。吾惡乎求其音而樂之。猶有山水自然之音而已。泉石相激而成音。固異乎絲竹與肉之發。未必中宮商。未必成節族。而洪纖緩急。可喜可愕者。萬變而不窮。其悠揚潺湲。在有無之間者。天

晴風恬之音也。其激射噴薄。如雷霆。如坻墮者。滛霖積潦之音也。一徐一疾。一文一武之中。真味雋永。知而樂之。存乎其人。所以滌邪穢而養天和者。不假笙竽鍾磬之敲擊吹噓。坐而享之。不亦樂乎。吾友平川子遠。居北山。舍臨溪水。或取諸允思詩。命之曰清音之亭。而使余記之。夫山溪之舍。無往而不聞水聲。山岷既不知其可樂。城郭之人。一至其所。無不惡其嘈雜喧豗。亂語言而妨睡眠。獨高蹈遠引。巖居川觀之士。聞之以為可樂。此其可樂與否。不在山水。而在聽者之耳。山水之遇知音。不亦難乎。嗚呼。豈唯山水之

音為然哉。人無不飲食。鮮能知味。天地之間。精微神妙之理。之寓於動靜。云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子遠業醫。其居斯山也。求治者履滿戶外。而其望聞診切。日必涉十百里。不以為勞。怡然樂山水之音。鑿之為技賤矣。而亦能樂之者。不在其技。而在為之者之心。子遠之心。豈有得於夫精微神妙之理。而然歟。子遠非高蹈遠引。崑居川觀之士。而能與之同其樂。是誠可記。

山領氏講武場記

治不忘亂。文不廢武。經世之大齊也。撫劍疾視。以恣

其兇虐。亂之階。治之賊也。踰惰恬熙。利其舌鋒。不中緩急之用。文事武備。無一可焉。是皆輓近世之通弊。可不深省哉。今士之佩長短刀者。皆命以武人。宜朝夕念其所職。治而備亂。文而練武。所以利手足。便器械者。盡力講習。又能推而充之。以守其身。以事其君。以衛其國。然後可以無愧矣。士之所職。不止一劍之任。然兩刀在腰。不知其用。而曰我能守身事君而衛國。吾弗信也。佐嘉藩臣。蛟江山領師言。自大父雄山君。得丸目家劍術之傳。其徒寔繁。往往造妙。父壽山君。以選侍侯講武。君亦以侍世子。皆任近要。文武兼

脩以舉其職其教人也日必下蕩執仗以身率之雖
 務殷體倦未嘗懈怠盖三世如一而其肆執之場在
 廳事傍隙地時以風雨輟病之久矣丁巳閏七月門
 人協謀屋而庇之費若干而府亦助其資閱月僦功
 於是乎霖潦無妨歡踴益進適余賜告來佐嘉余先
 人嘗與壽山君同僚余亦與師言善因使余記之夫
 治不忘亂文不廢武知其所職而脩之士人責也而
 山領氏乃侯及世子所師闔封視效鑿焉尤所當加
 意是其當記不獨使其徒不忘落成之年月而已也

遊領春樓記

街塵跋跋擊肩摩之中得門而入歷階而外忽覺
 清風儵然以至心目豁然以開明者林氏之樓也既
 而俯檻臨四達之衢則市廛百貨雜陳遠近士庶
 賤之往來於其間營營擾擾縱橫紛錯疾徐叅肆衝
 突迴避偶而語揖而別歷歷在指掌千態萬狀皆為
 斯樓娛玩之具焉夫君子勞心而治官政小人勞力
 服耕耨交易工作之業欲求優逸而不易得今居繁
 庶之鄉而浴昇平之澤取農工商賈之所業以奉其
 身優游蕭散引儔侶譚文史倚百尺之樓消一日之
 閑視營營擾擾者以為娛玩之具勞佚懸絕何其幸

也。然彼載路之人。各事其事。身之所遇。蓋有通塞苦
樂之萬不同。至於怵迫之徒。則利害相攻。憂患相纏。
方寸之間。如凝冰焦火之更迭。而至者。什居八九。今
之供娛玩者。我特未知其情耳。設一知其情。則將疾
首蹙頰。而不欲一盼。但所憑之高。出於物表。是以人
事紛拏。無櫻乎內。反有以玩之也。雖然。吾人之處世
也。不能無上下之交。纔出門。則亦載路之人耳。而欲求
異乎怵迫之徒。果由何道邪。理明而養熟。不同沔水
合汙。有時乎入營營擾擾之中。而使其心超然蟬蛻。
如所憑之高。出於物表。然後為得也。然則觀於斯樓。

亦可以進學矣。其或不能然。外樓則豁然開明。下樓則
瞢然窒塞。一外一下。賢愚判焉。豈足與議哉。林君業
鑿好書史。戊午二月。會友於斯樓。故余記其游。而綴
言及於學。筑石介秦臣撰。

竹亭記

余嘗自西藩。取水路。赴京坂。及過明石。見輕舸數隻。
朱質而黃章。榜如蜈足。大呼相應。擊汰破浪。鳥疾箭
駛。望三津口而逝。瞬息間。如指甲大。忽入煙濤杳渺
中。而失快。不可言。舟人曰。是阿州海鱗舡。一日千里
者。嘗聞阿之視京阪。如比鄰。是以穀粟絲帛。竹石銅

精里初集抄卷二
錫鹽醬器皿。百貨之灌輸。雲積波委。無異京坂。加之
土壤沃衍。井竈稠密。利便富饒。甲列國。於是益信所
聞之不爽。因意此其土沃而利溱。民或卑以媮。既而
遷江戶。多與其州人交。皆循循抑畏。不敢步武踰閑。
與向所意。若不相似。然心竊異之。居亡幾何。阿人松
世弼。為其要人。三問子秀。請記其竹亭。問其為人。則
曰。廉勤以率物。溫雅以好文。問其亭之勝。則曰。眉山
對其門。瀧嶺拱其左。渭水縈帶其間。屋後之園。莖竹
如茨。庭有梨梅池。有芙蓉。而亭其爽塏。是故山水之
吞吐。城野之蔽虧。歷落几席。皆可指呼。子秀撫任也。

而不好豐腆麗縟之奉。雕鏤宏壯之飾。居取容膝。食取
療飢。山水之觀。亦皆因天之造地之設。不煩畚鍤之
鑿築。以竹字亭。愛其操而舉其盛也。以渭自號。得其
地以配其美也。余於是宿疑水糴。不覺擊節曰。有是
哉。子秀之賢也。要人如此。大夫可知。大夫與要人如
此。舉而任之。侯可知。同心發政。維持其風。宜乎民之
不流於卑媮。夫渭川之竹。美於天下。司馬遷著之貨
殖傳。以謂得之千畝。富與千戶侯埒。竹之為物。直節
虛中。度四時而不變其貞。比操君子焉。而遷也。以此
為致富厚之資。與夫奴婢兔羊。梔菑橘韭之猥鄙。同

科而羅列之。豈非屈辱之甚耶。今子秀所渭渭水之竹。則異乎。是其所資。特在寄風月之清賞。供琴詩之閑適。子秀廉勤之操。蓋亦與運甕懸魚之高躅。有同其符者。豈以一毫貨利猥鄙之事。自黷者乎哉。而後乃今洗滌遷之。黜汙於數千載之下。使其全君子之操之名。正在斯亭也。然則亭之有此竹。誠可記也已。而竹之得所託。亦可賀也已。寬政己未八月。佐嘉古賀。撰。

鴨脚舍重造記

大洲侯相垣見良。性雅曠。以稱臧聞。園庭之樹。所手

植甚多。銀杏最暢茂。至於連抱。而最愛之。良歿。其子房。思其遺愛。益加衛護。名舍以鴨脚。嘗請余書其扁額。客歲大洲治所災。舍與扁皆不免。斨攸所及。樹亦死矣。房悵悼不能自己。及重起宅。聚族而論曰。先人手植嘉樹。不幸罹火。伐之則不忍。置之則朽折將及。與其坐而待朽折。不若伐充屋材。是姑忍所不忍。而久其存也。僉曰善。於是命匠。規以繩墨。斷之剖之。其中屋材者。亡慮數十。凡所須。堅緻美澤。可充棟楣柱。櫨之方圓巨細者。一木之用。居其大半。工既僇。房猶懼遺愛之久而或忘也。欲命舍仍舊。然疑其榮枯之

精里初集抄卷二
一三
變既已如是。以向之蔚然敷葉結子之名。施今之槁然架梁撐楹之實。無乃不可乎。乃寓書於余曰。向所燬之扁。子嘗不拒而書之矣。今所成之屋。幸勿憚定其名也。余曰。不亦善乎。天地之化。日新無窮。而人事代謝乎其間。榮悴成毀。悲歡順逆之機。更往迭來。未嘗停也。所貴乎君子之道。在達其變而不失其常而已。苟使見常而不見變。知一而不知二。則昏瞶窒塞。寸步不可行。何道之有。向之敷葉結子。其常也。今之架梁撐柱。其變也。方其樹而伐。則常者變。方其材而致用。則變者常。君子於是乎。有以通其窮。為樹為材。

一木之終始也。先君子之愛之也。其心亦與之相終始。可知也已。若使徒供敷葉結子之觀。而不致架梁撐楹之用。則於此樹。既得半而失半。於先君子之心。不亦得半而失半耶。故方其窮也。必異其用。然後其道乃通。而愛之遺者。亦可以永存而不忘。是孝子之行也。豈唯樹哉。子之所以御家蒞政。而繼先君子之志。亦如是而已矣。是為鴨脚舍記。再書扁字并贈焉。

清心齋記

國學知事林君子德。居淨瑠璃阪。阪不甚高。而所見頗濶。舍傍之地。循其陂陁。雜植松檜。以障布路之人。

使可自樹梢而縱眸。西面最開而東面次之。南對郊
堤。北則接岡阜之起伏。坊里市廛。聯絡其間。凡穢濁
喧歎之境。不到乎耳目。而清曠超朗之觀。盡萃乎几
席。此其概也。公退之暇。據槁梧。閱圖史。邀月納風。洒
然自適。一日余訪之。艷其占勝。乃字齋曰清心。而論
之曰。先哲之垂官箴。以清心為要。心體自清。有待於
清之。何歟。有欲汨之也。其汨於欲。或至昏憤淆亂。極
乎污下。豈獨憑高望遠之所能澄治也哉。今橫目之
所覩。仕者之宅。賈人之區。不知其幾。夫仕者之欲利
達。賈人之欲富厚。求之而遺餘力者鮮矣。然天下之

爵祿有限。財賄有盡。而求者之衆。不可為量數。則得
者一二。不得者千萬。固其宜也。殫智竭力。無益於得。
是理之至近而易見者。而營營終身。豈非心之汙濁
難以遽明邪。於是自省。則於清其心。思過半矣。余又
有感焉。知事所掌。統轄胥役。檢會簿書。師儒所掌。誘
掖也。講治也。其清濁判焉。然使其抗顏為師。掩拙飾
陋。長戚戚有愧於心。其職雖清。不害為濁。使其注銷
晰如。供辦整如。事舉而心泰。其職雖濁。不害為清。則
余與子德。無乃清濁易地。而名實相反乎。而嘒嘒然
談清心之方。益可愧已。然黑白相形。清濁並列。則雖

刀圭之術。世遠神聖。補瀉異見。鮮得其正。其庸腐者。增劇加病。失之狂疎。草菅人命。君為砥柱。橫流是障。診脉候色。如對秦鏡。洞察幽微。二豎魄喪。傍及騷雅。雪月嘯詠。貌碩眸炯。泰宇已定。未加三毛。自可愛敬。

義黃扁鵲像贊

神聖膺位。河洛呈祥。仰觀俯察。通德類情。結網教漁。以遂民生。豈觀天昏。拱手其傍。千百存一。雜子道方。睿哲軒轅。輔相賢英。維雷暨岐。咨詢成經。秘訣相承。越人最名。僊沃上池。見人隔墻。洞然癥結。刮肺洗腸。九九之難。窮微極精。暨家常言。曰農曰黃。或出周秦。

假託聖明。雖石所韞。良玉何傷。歷都如塊。牝牡可忘。天心孔仁。兩間滿盈。待人發揮。妙理乃昭。針灸藥石。萬世法程。濟物有志。仰止丹青。

河上淀姬祠石盥盤銘 并序

封內神祠。載延喜式者。惟河上。而地占溪山之勝。故賽禱游觀。踵相接也。因作石盤。引泉其中。三龍首噴之。以便洮醜。勒以銘。銘曰。疏淪而心。漱此瑤瓊。巍巍桂殿。瞻拜致誠。雨暘時若。感神之靈。

武內宿禰畫像贊

精里初集卷二
一七
皤皤元老。壽躋三百。遺腹委裘。倚安磐石。功贊補天。
智協運策。杖鉞龍舟。大介輝赫。鷹揚電掃。臣伏夷貊。
六師奏凱。羣豺抵隙。見現曰消。天途光闕。千載松喬。
累朝旦奭。

論說讀

王猛論

嘗聞齊人病渴乎。家人守而禁其飲。而不請醫。患者
不能堪。暇守者懈。匍匐就瓶。傾而盡之。不日致斃。向
使醫治之。則將清其肺而渴自止。雖強灌之。亦不肯
飲。何必禁之哉。王猛之於苻堅。禁飲而不治病者歟。
猛之事堅。諫行言聽。日以有功。獨至其論鮮卑氐羗
之不當親。晉之不當伐。則堅不然之。猛死肉未冷。堅
遂敗於晉。而滅於鮮卑氐羗。後人稱猛言如著蔡。而
不察其徒規規於飲之禁。而不治其病。置之必斃之

地孰執其咎。堅病烏在。矜伐是也。夫兵凶戰危。勝不可正。故三軍之行。聖人懼焉。况常人乎。堅之用兵。則不然。狃於常勝。視燕晉於股掌之上。以為滅之之易。猶湯沃雪耳。其將伐燕也。預起燕邸於長安以待之。幸而克之。尋將伐晉也。又起晉邸以待之。至曰長江之險。投鞭可渡。帥百萬師。一敗塗地。為天下笑。是矜伐使然也。故方猛之存。每欲其遠。鮮卑氏。堅心以為。是何能為。特猛妬媚耳。諫其圖晉。堅心以為。是何能為。特猛怯懦耳。故論他事。則如石投水。論鮮卑氏。則如水投石。雖使其唇焦舌敝。提耳強聒。萬

無可入之理。何則。徒禁於末。而昧於本故也。今為猛計者。莫若及其議伐燕之日。直言極諫。以矜伐必滅身。其可畏甚於勁敵。以死要之。期於必聽。則以彼之得君。豈終不感乎。必也使堅悔。非知警。毀燕邸。然後啓行。則或足以善其後也。猛貪取燕之功。而不復攻其矜伐之心。及既舉燕。則堅計益得。猛言益不售。堅足已矜能。好大經遠之心。不能自抑。以至於亡。是猛急於滅燕之所致。非邪。嗚呼。矜伐之心。人主之大病。足以債百事。森桓公墓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唐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及征高麗。沾沾自喜。則

遂困於安市之孤城。殆取敗辱。然後乃悔。不用魏徵之言。夫人主之於伐。忠良之所必諫也。然赴事功之會。則易。格君心之非。則難。猛委身於堅。是不過赴功之士耳。其智之不及此。豈足深責乎。

曹參論

蕘稗之不如五穀。不待智者而知。然不幸屬薦飢之歲。民有得蕘稗以緩死。遂疑五穀之不如蕘稗。於斯有人焉。告之以五穀之美。而無斗升之儲以拯其急。則雖強聒不置。舌敝而唇焦。未見其能使人信也。或有儲焉。而又陳紅泥腐糠。蛙綠雜食之。則蜇口而刺

腸。而不利人。則雖強聒弗置。舌敝而唇焦。亦未見其能使人信也。至是人益疑。以為五穀真不如蕘稗矣。雖然。蕘稗終不可以養人。則其資以充飢。強者為此而弱。弱者為此而病。老穉羸困者。為此致斃。不可勝數。然以其救死目前之方急。而不暇之察也。余讀曹參傳。未嘗不掩卷而歎斯民之不幸也。秦項滅。天下定。參投戈而相齊。召儒生問治道。言人人殊。無所適從。乃問之蓋公。蓋公治黃帝老氏之言者。因告以清淨。而民自化之道。參服膺其教。齊國大治。既而入相漢。亦以其道恬淡無事。而天下亦大治。後世之言治者。

未能或之先也。至文景之世。其治術承參之緒。多出於黃老。而宇內乂安。及武帝始尊儒學。而相公孫弘。天下靡然嚮風。而窮奢極欲。橫斂峻刑。萬民愁苦。至戶口耗大半。為萬世之炯鑒。而後之談治平而富厚。孝惠文景為之稱首。而參之相業亦必屈指焉。可不謂賢哉。故世之推迹考實者。或由此而遂疑孔老之得失。殊不知時有張弛。儒有邪正。以致得失相懸。不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漢高之時。天下厭秦之苛虐。望寬厚長者而歸之。如水赴壑。三章之約。已足以結民心而得天下。及其即帝位也。事事反亡秦之為。

民出於塗炭之中。始樂其生矣。蕭何之時。正宜休息。生養之機。而蓋公之言。偶投其隙。是以其政之績。如此易易也。設使黃公之道。用之紀綱紊亂。官吏懈弛之時。鮮不覆敗矣。子產之治。鄭以法。武侯之治。蜀以嚴。皆知此理。而張弛之而已。若泥古之迹。易地而施之。則是冬葛而夏裘也。而可乎。世人欲以此為孔老之得失。所謂貴美裨。而賤五穀。是愚民之見也。然則孔老之道。宜並存而待用者歟。曰不然。武帝之失。非儒學之罪。而不善用儒學之罪也。其所用儒者。誰居公孫弘。嚴朱輩而已耳。其為學者。何居。內多欲外施。

仁義而已耳。是乃陳紅氈腐糠蛀糶雜之五穀人唾而去之。唯恐其害已。不亦宜乎。嗚呼孔氏之道。張弛動靜。無措不宜。可以充億兆之腹。使其饜飲肥健。以躋壽域。而不可一日無者。今一不幸。而壞於言人人殊之齋儒。再不幸。而壞於曲學阿世之公孫弘。使夫不知時有張弛。儒有邪正者。瘞飢以萑稗。而不復察老穉羸困者之致斃。其勢將至廢樹藝之功。以良田汚萊為事之當然。是學者之深耻。有意世道者。可不念哉。

剛毅木訥近仁論

不屈於物之謂剛毅。無飾於外之謂木訥。其無飾也。可以存粹然之本心。其不屈也。可以遂藹然之生意。仁之溫和慈愛。與夫剛毅木訥。若相反者。而聖人謂之近。蓋以此也。陽和發生。孚者焉。甲者焉。網紘萌達。勢不可遏。非剛毅與。未有葩莖柯葉之賁然。非木訥與。由此而培之灌之。以至條鬯鬱茂。實可食而蔭可庇。陽和之氣貫徹始終。而其功於是乎成矣。夫剛毅木訥之人。或有草野倨侮之謂。而無柔佞回邪之慝。苟使其進於斯學。開以窮理。涵以居敬。日月漸摩。去圭角。而着光精。以全其溫和慈愛之天性。則於任重。

而致遠乎何有。亦盍觀之巧言令色之人乎。是正與剛毅木訥相反者也。彼其脅肩諂笑。以誣其外。恣情縱欲。以戕其內。其於仁也。猶之無根之木。生意既喪。枯落將及。豈可以望其條鬣而鬱茂乎。故在彼則以鮮矣。仁絕之。在此則以近仁與之。學者於是焉觀仁。則有以得用力之方矣。或曰剛毅木訥之人。其無柔佞回邪之心則然矣。無乃不過厯厯自守。而無智謀才畧之足以制變而立事邪。曰此不待博證旁引。姑以漢事明之。呂氏之亂。國危累卵。而入南北軍。誅祿產。迎立代王。以定社稷者。則木強少文之周勃。而佗

人弗與焉。昌邑狂迷。燕蓋構逆。人情洶洶。而扶幼主。翦反賊。廢昏立明。措天下於覆盂之安者。則不學無術之霍光。而佗人弗與焉。當其時。漢廷大臣智謀才畧。豈無出二人之右者。其制變而立事。在此而不在彼也。斯二人未嘗聞道。而猶能如此。況於學聖人之道。由斯而進者乎。是聖人之所以稱剛毅木訥之近仁。而深有取其人也。

溫書說示山松二生

初學讀書。要在遍數。苟能用力於此。則比諸世之汎濫無業次者。不翅事半而功倍。此事非難。但收功於

持久之為難耳。今人幼就塾師。備禮讀四子五經等書。鹵莽授之。滅裂受之。隨讀隨忘。其心蓋謂是孩童事。不足留意。故大抵踰冠。則耻讀誦焉。而其為學也。胸中未記數行書。目中未認數百字。輒從事講說。穿穴摸索。費神竭力。童習白紛。終無所成。兼其容貌可憎。語言無味。職此之由。是不善教之過也。古之教者。以熟復為先。荀子曰。誦數以貫之。董遇曰。讀百遍。義自見。朱子編小學書。及其手書遺訓之及讀書之方。皆以此為要。其他先哲教法。散見諸書。必諄諄於此。若出一口。則舍此無以進學。可知也。夫學忌躡等。今

人之躡等。孰甚焉。學記曰。一年觀離經辨志。今之學者。或終身不能別句讀。可謂善學邪。口猶乳臭。未能讀論孟正文。而高談性命之理。譬諸未能坐而欲行。未能行而欲走。不致踴步。已有顛躓折傷之患矣。可不戒哉。諸子欲免此弊。莫如溫書。幸見聽信。則溫書之業。當自四子始。曰必肅容專氣。讀五十字。或百字。必至一二百遍以上。五經正文亦如之。五經不必并讀注。五經既熟。然後量其力。及他當讀之書。亦如之。日日相承。摩以歲月。其進孰禦。其用功。始若遲鈍。究為神速。與夫走馬看燈者。不可同日而語。果能若此。耐煩持

久則自有優柔饜飲之味。其年少氣浮踈擾跋扈之習。亦將銷鑠而不自覺。是涵養之益。亦在其中也。諸子豈有意邪。

讀史劄記

張魏公之忠義。足以感天下。天下觀公之出處。以卜和戰之決。可謂偉矣。然智慮苦短。其事業率敗多成少。得不償失。信玠庶之譖。而殺曲端。排諸將之論。而失五路。拒岳武穆之言。而致酈瓊之叛。誤聽張守。而薦秦檜之姦。遣二將不和。而有符離之潰。然是其智之所不及。猶可亮其心之無他也。至附黃汪庇宋齊

愈。以逐李伯紀。則與夫醜正惡直之鄙夫奚擇。蓋當世之賢。無出伯紀之右者。伯紀一去。而中原不可復矣。魏公代大匠而斲。區區支吾。且起且躓。遂成偏安之勢。而和議益堅。嗚呼。誰執其咎乎。張附汪而進。汪之起用。張與秦

檜為之。見汪傳。朱子亦云其彈伯紀。蓋出黃汪意也。

褚遂良之殺劉洎。張德遠之逐李伯紀。殊不可曉。賢者一念之差。悖理至此。況不及褚張者。可不戒哉。古來忠賢之罹禍者。不少矣。至如曹魏之齊王攸。劉宋之檀道濟。元魏之彭城王勰。高齊之斛律明月。宇文周之齊王憲。趙宋之岳武穆之死。讀史到此。使人

搯扼裂眦。嗚咽流涕而廢卷。之數人者。身係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時主嫉之如仇。必殺之然後已。嗚呼忠邪之辨。豈易言哉。漢元之所答京房。庸主情狀。可以見已。傳曰。國自伐而後人伐之。國不自伐則何危亡之有。焜按。曹魏恐當作司馬晉。韓延之答劉裕書。義氣凜凜。如以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亦可稱者。武陵王駿諫出齊王攸。遂發病死。此國家大計。為此死。可以無憾。齊王攸就國不悅。又憤怨成疾。其乏藏智晦迹之術。

如是使其立惠帝賈后昏虐之朝。則豈獲善終乎。其薨晉之不幸。而齊王之幸也。

郭舒之直諫忠益。在晉人浮名中。兔角龜毛。

盧志經國大才。李鄴侯之亞也。惜乎穎不能終用其言。使沒於劉祭。

劉毅之論九品。可謂精確矣。

向雄葬鍾會。逢司馬昭之怒。其言婉而正。

諫齊王攸之出。以憤死。及論惠帝之癡。愍懷之冤。而遭戮者。皆得其死所矣。是晉室存亡所係。放飯流歎。無齒決之問者。豈足云乎。

夏侯湛作昆弟誥。依做誥盤。步趨典謨。近於李王文體。所謂優孟衣冠。不幾侮聖言乎。

構愍懷之文。潘岳之為也。小人凶害家國。一至於此。

潘尼安身論。不免自私之流。然比岳躁險。則何啻霄壤。

尼之自私。至居顯位。從容而已。技殫矣。

桓冲恐逼。解揚州。其黨與扼腕。處之澹如。最好。但聞

淝水之捷。慙耻發病死。見其量之不弘也。

王坦之喪桓温之威。至倒手版。其雅量固不及謝安。

然觀其譏廢莊論。及諫安之期。功作樂。實晉士之藥

石。頽俗之砥柱。至毀温居攝之詔。則凜凜義氣。不可

輕視也。

習鑿齒。着漢晉春秋。宗蜀漢。卓識哉。

如裴頠。如虞預者。不崇浮虛。欲以正流俗。可謂豪傑

之士也已。

王裒庾袞之孝友。卓絕而不獲良死。痛哉。

嵇紹之出。不如偉元之處。其委質亂朝。已非炳幾先

者。不附賈謚。雖可尚。而受趙王偽署。難乎免清議。

王豹上書齊王。罔欲倣周制。立南北州伯。於以救亂。

不亦踈乎。

麴允以庸才。爭功受欺。愍帝以為敗吾事者。而入之

忠義傳何邪。

辛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將仰藥。非諸人所及。凡中原士人。北面胡羯者。載之忠義傳。殊不可曉。

郭欽之論夷狄。如蕃蔡。而晉武不從。以取亂亡。其無經國遠圖。不可醫也已。

自古骨肉相殘。未有甚於八王之亂者。獨長沙王。鐵中鏘鏘。如可倚賴者。臨將勝之勢。亦為同氣所縛。斃于敵手。極其慘痛。使人心腐。

羅扎之啟門延賊。罪不容於誅。而王導為之請封贈。

身已失節。護賊臣。而陰為已地。朝廷俯從。刑賞倒置。至此。無或乎東晉之不振。

劉裕揣姚興之虛聲。測慕容超之不守峴。可謂神矣。使晉明久其位。克復可庶。而遽崩惜乎。

吾彥事仇。不足論。然其對武帝問吳所以亡。可謂善辭令者。

劉琨之驕奢。王浚之狠虐。宜乎其不能抗劉石。

周訪陶侃。可與劉錡韓世忠比肩。

宋明帝即位。多猜忌。盡剪連枝。當世之有名望者。以擬翼子。不知螭之不斃。以其多足也。至其殺休仁。則

千載之下。使人髮指。唯恐其亡之不速。噫。天下之不仁。豈有甚於此者乎。

明帝之猜狠。一似我源右將。後嗣之亡。亦如一邱貉。誰謂彼蒼無知邪。

高齊之亡。有口二千萬。而陳主之降。口纔二百萬。江左叢爾小朝廷。於是可見。而桓溫以之伐慕容。敗姚襄。宋祖以之復洛陽。克關中。定南燕。謝玄之大捷。陳慶之之累克。皆以之。足為江左吐氣。宋韓岳之後。多取敗衄。不能復中原尺寸地。助元攻金。適以速其亡。曷足道哉。蓋宋時中國全淪於金。而六朝之時。江北

四分五裂。強弱之勢。所以頓異也歟。

愁含弔莊文。非獨警王粹。亦欲拯頽俗者。

金世宗之賢。華夷罕儔。至以小堯舜稱之。雖宋孝宗之美明。恐當遜一籌。而其臣庶苟偷。屢有勸勉激勵之論。而無獻可替否之言。夫賢主不假才於異代。而為治。而當時不見同類相應之効。殊不可曉。豈以其所用多金遼部族不學無術之人邪。抑立國尚武。加以海陵殺戮。而士風未振乎。噫。孝宗與世宗。適同時也。宋多賢臣。而不能用。金有賢君。而不能輔。君臣齟齬。可勝慨哉。

讀熊澤了介傳

古之君子。學其所行。行其所學。學與行。非有二道。聖遠教失。學行岐焉。質之美者。其行賢也。而其學未必正。識之明者。其學正也。而其行未必賢。若或慕其行之賢。而遂保其學之必正。欽其學之正。而信其行之必賢。則邪正無辨。淑慝無別。不迷方而僨事者。幾希。當今之世。評隲人物。豈可執一而斷之哉。偃戈以來。儒先輩出。而惺窩藤樹其選也。至其為學。則皆宗陸王。然天資粹美。踐履純篤。海內學者。未有能先之者。了介熊澤氏。受學藤樹。亦穎敏超邁。名望尤隆。問其學。

則非朱非陸。非王非禪。自成一家。其談及道學者。多憑臆杜撰。牽強支離。要之不免為功利空寂之歸。然其氣燄足以懾人。器幹足以立事。豈世之庸腐乖僻。汨沒章句者之所冀其萬一哉。唐宋賢者。溺於禪佛。而立心制行。自出於天資之美。剛明卓犖。照耀古今。如顏魯公。陳忠肅公。不遑枚舉。然其賢可貴。其學不可則也。所謂在夷狄則進之者。尚友之道。何獨不然。先輩之賢。如熊澤氏。亦尚友者之所不棄也。吾輩之學。果不正邪。質之不美。無所不至。固亡論已。果正邪。行之不力。不足以變其質。庸腐而已耳。乖僻而已耳。

汨沒章句而已耳。五穀之不實。終不如稊稗之有秋。豈非以灌溉穠莠之不盡其力也歟。讀此傳者。可以自警矣。

漫記

朱子編小學書。載豫讓高允事。而劉因論其欲愧二心以事其君者。吾恐負翟黑子二語有病。山崎闇齋非之曰。劉因之言。讀史者之論也。闇齋之意。蓋云。朱子於古人言行。取其有裨名教者而已。不必求其全。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之意。闇齋之說誠善。惜我其有所未盡也。且使人疑讀史與小學書者之取捨。

若枘鑿之不相容。是不可不辨。凡人之言語。各有攸當。有抑揚。有主客。以達其意。在讀者善迎其意而已。高允告太武以實。出其忠朴。不專為怨負翟黑子而發。然黑子之事。適然相類。有感於心。故以此告人耳。而世之責人恕已者。亦豈不羞於斯言哉。此所以裨名教也。豫讓之欲復讐。出忠其所事。不專為愧人而為也。然有激於人言。故以此折之耳。而世之懷二心者。亦豈不吐舌於斯言哉。此所以裨名教也。豫讓之言。有有所激而發。而千載之下。義氣凜然如生。是史氏所以模寫讓。而朱子不刪。蓋得其意矣。噫。使世之尚

論者皆從劉因之言。不深察古人立意之所在。執片言以訾全節。則自聖人以下。可采者無幾。而其所僅取。亦將委靡黯淡。無復精采光燄之蓬勃動人。晦蝕遺烈多矣。不亦悲哉。是非獨不可以讀小學書。亦不可以讀史傳。劉因之論。乃經生之腐談。學者察諸。

題跋

雲鳥詞翰跋

玩物喪志。學者大戒。而余未深省。故於墨妙。最不能忘懷。然以壤之僻也。難遣尤物。今夏至下邑禪寺。見明人贈蘊謙上人詩七幅。使繼甫以畫軸易之。予得其四。俄而或欲售清人壽何慎翁詩五十幅。與維周贖之。各得其半。僻壤一歲中。併得二項。墨妙。足為竒造。向使其在都會之地。則皆當為有力者所收。今以壤之僻。混故紙糊敗屏。煙熏蠹蝕。久而後乃獲鑑賞。為吾黨有。亦可嘆也。於是裝潢號軸。連為一卷。名曰

雲鳥詞翰。取東坡寶繪堂記之言。以自警也。破鏡孤
劍。僅藏其偏者。雖事之偶然。亦可以見予之不深智
意於此。若有欲觀其全者。更就維周繼甫可也。

跋麟邱公子賑貸法

公子依倣社倉之意。親草賑貸法。將使有司推行之。
采邑而下。問及僕。僕伏讀再四。條目詳密。皆可施行。
何能贊一辭。然嘗聞諸老吏曰。凡創立倉法。在察民
之良。奸勤惰。去蠹而培本。妄費省而實利加。其事似
易而實難。世降俗漓。詐偽萌生。苟不得其人。則社倉
之利。反為青苗之害矣。可不慎哉。蓋其行之也。須先

定民戶上下。而資產豐約。不易遽知。吏之定之。不過
視室廬之完弊。丁夫之多寡。衣食之美惡。以第其高
下。里正保長。不能皆良。或護親黨。或畏疆禦。有所左
右。以致繼富而不周急。其難一也。編戶之民。鮮有遠
慮。一旦貸錢穀。視如天墜地湧。新衣甘食。以盡為度。
至於懸罄之家。則如沃勺水於焦釜。乾在斯頃。故於
歲計。未必有補。追呼之際。正稅外。增納本息。不可支
吾。以致眼前之療。為心頭之剌。去年之惠。釀今歲之
虐。其難二也。俗吏黠胥。不違恩意。唯簿書期會。是急。
催督嚴猛。加之欺罔。侵牟弊病。百端。以致杼柚一空。

凍餒離散其難三也。欲免此三者無他亦在得其人而已矣。古云有治人無治法。苟非其人法不虛行。今所任吏聞能體至意深副民望於以推行此法。宜無難者。公子長於統緒之中而屏聲色汰靡之好力學。裋躬留心民瘼不亦善乎。更望勵精加意至誠惻怛足孚吏民小心密察不眩名實庶乎民蒙實惠不為虛文矣。樸也鈍頑尤鬱世務姑為公子誦所聞云。寬政紀元十二月。

題安川生似續心畫

世之善寫照者必觀人於不用意之地然後能肖其

風神。值矜莊自持之際則不能也。至於心畫莫不亦然。安川生得其王父以上五世遺墨於敗屏中。褻踈成卷。皆寒溫贈酬米鹽瑣屑。遣詞用筆之間不必經心者。故今閱之。人人天賦氣象韻度宛若在目。雖謂祖先傳神聚於此卷可也。敬之寶之惡可已也。

題常松氏園松

松之在深山也。雖有棟梁之質秀傑之姿。為凡卉荒蔓之所蒙翳。莫知其竒。壽而不顯。可謂得所邪。其在郊輒也。匠人規焉。樵者睨焉。能至參天之大而。其害者未之有也。顯而不壽。可謂得所邪。其適也。根

君子之園庭則愛之撫之灌之。其所以比操儼容而品題之者。極其思致。與夫在蒙
飛颺颺之逸響。臨綠池而掛朗月。擊晴雪而巢仁鶴。其所以比操儼容而品題之者。極其思致。與夫在蒙
翳我害之地。其顯晦壽夭如何哉。然此鬱然而茂。挺然而立耳。顯晦壽夭一聽於天。無所避就。今我為之
擇其所託。無乃遁天倍情。有愧植物乎。顯晦壽夭一聽於天。無所避就。今我為之
聽於天。無所避就。是其所以邀賞於我。欲其顯而不晦。壽而不夭。愛撫灌培。以加品題。不能自己。是我所
以寄賞於彼。彼我之道。固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與
常松翁讀書好文辭。蓋君子人也。家於鏡沼園。有古

松。日夕哦其下。因求題咏於四方。以寵之。廣瀨生其
僚也。為乞余文。余知松之與君子相得之不易。遂書
而贈焉。

題富岳游艸

凌富岳之巔。以聽號雞於九閭。觀浴日於半宵。夙有
志焉。而生西陲。官侯國。距岳三千里。願莫之遂。年四
十餘。祇役關東。遠其麓而過。始寓望靈秀。而往來卒
卒。不得躋討。常以為恨。後數歲入仕。幕府稅居。適
在小川坊。出門即九壇坂。暇日憑眺。延眺
躍而出。顧眄而立。益覺神也。

青島四集

甲 仕力

過品川驛而西。加以衰邁。可以見
之游。於是乎絕念矣。己未六月。塾生上原北澤
登岳而還。更迭而進口。陳手畫。盡其奇勝。宏偉變幻
怪譎之狀。於是余登岳之志。復勃勃而起。如噓已死
之灰。而致燎原之熾。既而各探橐。示其行記詩文。皆
雄贍蔚縟。能摸寫登降歇宿艱窘快暢之態。使人爽
然恍乎。若足踐其境。而目擊其事。不必躬親登降之
勞。而我願已適矣。自非諸子之妙齡逸才。焉能如是
哉。猗歟。余更有感焉。諸子妙齡逸才。苟及時進學。亦
若斯遊之勤。則衰邁如余者。亦將有所激發。其相長

之益。豈唯游覽之間云乎哉。

題藤樹遺墨

先儒藤樹中江先生。講學近江。享壽僅四十餘。時人
欽仰。以近江聖人稱之。蓋其天資有大過人者。獨其
學宗新建。不滿識者之心。然以橫渠考亭之繼絕學
於前聖。其初年猶不免出入釋老。若先生之高明特
達。設假之以年。則安知其不棄異學醇如也。伊豫大
洲人中野九助。得先生所書。擘窠孝字。其下注數語。
以勉人者。謄寄索題言。大洲先生宦鄉。故二人猶
知尊先生而遺事真蹟。亦交傳之。是幅所

觀省子孫相承可也。不唯宜寶。裝諸篋行而已。是乃所以為至寶也。

精里初集抄卷二終



版者于卷和也于在版可也結行而正是乃
所以為至實也

版者于卷和也于在版可也結行而正是乃

